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躋雲樓 第十四回 宴群仙夫妻登蓬瀛

詩曰：生來本自異凡庸，修煉多年秀骨成。  
一朝幸與群仙會，脫去俗緣歸太清。

話說柳毅夫婦在樓上，又靜養了三年，正當八月初旬。一日清晨，滿院蘭蕙馨香，撲入鼻孔，合宅人眷群驚為奇。螭娘、虬兒向柳毅說道：「今日主有群仙降臨，相公務要設席款待。」柳毅遂著熊良打掃客舍，狐氏預備酒桌。到得午刻，柳毅夫婦三人俱下了樓來，在中堂相候。

住不多時，看門的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一群遠客，來拜王爺。內有一個女人、一個癩子、一個幼童、一個騎著黑驢，宛似八仙的模樣。」柳毅聽說，連忙走出儀門相迎。八個仙人見了柳毅，啞然笑道：「河西公修煉已成，殊為可敬！」柳毅將八個仙人讓到中堂，彼此見了禮。螭娘、虬兒姊妹兩個，也過來相見。八仙稱道：「龍、虎二仙，脫盡凡胎，真堪與吾輩共登雲路。」熊良夫婦在兩旁伺候，呂洞賓誇道：「你夫婦兩個為奴迎府，可謂投得其主了。」

少頃上席，七個男仙坐了兩席，柳毅奉陪。一個女仙，獨坐一席，螭娘、虬兒兩個相陪。七個男仙向柳毅說道：「今日來訪，本屬不速之客。反蒙主人設此盛饌，如何敢當？」柳毅答道：「菽水薄肴，未免簡褻。」霎時間席終，張果老道：「仙有八個，偕柳君暫去一遊，如何？」柳毅答道：「不揣凡陋，願步仙蹤。」七男仙向何仙姑道：「你暫同二位仙姊敘話，吾等游完即還。」七個男仙領定柳毅，騰空駕雲而去。

何仙姑向螭娘、虬兒道：「二位仙姐，道氣充盈，祥光現露。雖玉郎、毛女，無過如是，叫小仙十分欽慕。別無有獻，聊贈小瓶兩個，以表微忱。」遂從腰間摘下兩個瓶來，遞與螭娘、虬兒兩人。螭娘、虬兒問道：「瓶內盛的何物？」何仙姑答道：「黃瓶內是盛的金漿，白瓶內是盛的玉液。二位仙姐與柳郎飲此漿液，不久即升仙界了。異日駕青牛、騎白鹿，逍遙太虛，方覺別有一種奇趣。」二位夫人千萬致謝，就邀何仙姑同登躋雲樓中閒談，不題。這正是：

落花流水杳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

卻說七個男仙，把柳毅領到山上一座屋子裡，琴棋書畫、笙管笛簫，無不備具。往外一看，名山秀水，不可勝數。屋子前後，有許多的桔樹，其香滿山。柳毅與群仙在屋裡坐了一會，不覺心曠神怡，超然物表，因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去處？」鐵拐李答道：「此名桔室，乃仙人居也。」往前又到一座城內，三街六市，人煙輳駢。家家門首，俱有芙蓉一池，其花鮮妍可愛。柳毅問城名，曹國舅答道：「此名為芙蓉城，乃群仙往來經過之處。」往前走，把素虎口、修羊塌、山頭杏、陸地蓮、太白泉...一切仙景，俱各看完，又到一座山上，高有萬丈，長延千里。奇松怪石，森然可畏。柳毅問道：「此係何山？」藍彩何答道：「此山名為崆峒，昔年黃帝訪道廣成子，就是這個去處。」

在山上盤桓了一會，韓湘子道：「腹中偶饑，奈何？」漢鐘離道：「何不頓飯吃？」柳毅留心看著，崖下有一口小鍋，韓湘子過去添了些澗水，拾樹下乾枝，燒起火來，立時鍋滾。柳毅暗道：「縱然鍋滾，無米安能做飯？」漢鐘離把山上的碎白石捧了兩捧，下在鍋裡。說話終間，石爛飯熟，竟成了一鍋米粥。張果老腰間解下葫瓢舀起米粥而吃。傳至柳毅，也吃了一瓢。飯淨鍋沒，並不見燒的灰燼，柳毅甚為驚異。

起的雲來，又到了一座樓前。七男仙說：「柳君，你隨俺到內看看！」柳毅跟定群仙，一連上十二、三層，才到樓上。群仙向柳毅道：「此樓名為十二樓，乃王母登眺之處。八景中第一觀也。非吾等，斷難到得此處。」往北一望，一片大水。柳毅問道：「此係何水？」群仙答道：「俗云弱水三千，就是彼處。」又看見一道大江，柳毅問道：「此係何江？」群仙答道：「此名扇江，昔吳猛以羽扇畫江而渡，就是此江。」又見一眼大井，柳毅問道：「此係何井？」群仙答道：「葛玄向井呼錢，就是這井，故此名為呼錢井。」逐處游完，群仙同柳毅下的樓來，不一時轉回王府。

中堂內坐下，柳毅謝道：「幸蒙提攜，獲拓眼目。仙家景況，真與塵埃不同。」何仙姑同二位夫人，亦走出中堂。呂洞賓道：「茲同柳君八景俱經看過，但無佳句。何仙雅懷！必男賦男詩，女詠女句，今夕之歡，方不虛負。請從柳君起詠，吾等隨後聯去。」就以『仙路非遙』為題，詠限『游』字。」

柳毅口起一句道：

黃石遺蹤今仍留。

漢鐘離接一句道：

乘雲姑射海外游。

呂洞賓詠一句道：

絳丹飛雪超人世。

張果老接一句道：

玄杵凝霜邁俗流。

曹國舅詠一句道：

仙界何須桂父引。

鐵拐李接一句道：

純修可偕茅君謀。

藍采和詠一句道：

中秋月下笙歌夜。

韓湘子結一句道：

共登仙槎赴瀛洲。

何仙姑向兩夫人道：「你我不必聯句，小仙獨有一詩相贈。」遂口中詠道：

仙姿偶爾下塵埃，漫把靈門過徘徊。

虎軀脫盡山谷氣，龍形變成妖嬌態。

半點俗氛全不染，一元真宰獨往來。

月下同登鶴返路，三人攜手上丹台。

詩已詠完，群仙與柳毅相別而去。

又住了幾日，就是中秋佳節。只見柳毅夫婦把樓門緊緊關閉，並不發言語。柳萼、柳華，也不敢上樓去叫。熊良夫婦二人，出來進去，恍惚不定。家裡人俱不知是何緣故。到得日夕時候，空中仙樂之聲旋繞樓頭，聞者個個詫異。及至晚間，月光東上，忽見從外走來一個異獸，跑上樓台，在樓門外邊臥下。又見一條赤龍，從空而降，蟠在東邊柱子上。又見一隻黑虎，上的樓來，坐在西邊柱子上。

及至到得半夜，月當正中，與樓相對。忽然有一塊紫雲，飄至樓前。上接月光，下觸樓台，卻像個梯子一般。從前那個全真人，綸巾羽扇，從月中而出，踏著紫雲下來，步入樓內。說道：「玉帝有旨，命天祿星並龍、虎二仙，限定子時初刻，赴闕朝見，

還不乘雲而上，更待何時！」說罷，只見樓門大開。柳毅出來，跨上神獸，螭娘坐定赤龍，虓兒騎了黑虎。那道人在前，熊良在左，狐氏在右，從紫雲上步入月中而去。

柳萼、柳華見他父母升仙，擺上香案，望空拜了一番。上樓看時，臥室內脫下虎皮一張，龍殼一個，並柳毅隨身穿的些衣服，柳萼兄弟就據此殯葬了。修本奏知朝廷。肅宗道：「柳毅夫婦，定當遐升，朕已料之久矣！今竟果然。」遂奉旨改「躋雲樓」為「升仙樓」，就樓中妝塑柳毅夫婦三個的神像，委官祭奠。不題。

尚書省商璉、國子祭酒齊岱，各贈律詩一首，懸貼於樓中。頭一章詩曰：

憶昔談心旅店時，於今回想渺難期。  
建功立業卓當代，修道成仙更出奇。  
身化白雲去已邈，欲追鶴駕路何遲！  
相逢應在魂夢內，安能乘風到瑤池！  
年家姻眷弟商璉拜題

又一章詩道：

瓊林共宴已多年，遙憶交情殊可憐。  
承寵王家恩歷盡，乘雲飛去何飄然！  
當躬屍解脫塵氛，局外爭羨徒流連。  
倘得神山近在目，願追仙蹤古洞前。  
年家姻眷弟齊岱拜贈

是時辛泰官至大司農，聞柳毅夫婦成仙，作文一篇。差人來躋雲樓前祭奠，並令工匠於梅花村王府門前刻石立碑。其文云：

吾師柳大人，名毅，字克果，武陵梅花村人也。幼而英敏，壯而卓犖。賜進士出身，由嶺南、河西兩任節度，誥封王爵。詳述生平異跡，尋銅錘，辨鐵鞭，士民被其恩膏；清宮妖，遏寇虜，朝廷恃為柱石。終以身配神媛，遐升仙界。其揚休一時，流芳百代者，不與古之王喬、赤松，並堪耀人耳目間哉！爰登貞珉，用志不朽。

沐恩門生吉水辛泰沐手拜篆

柳萼兄弟二人進朝謝恩，肅宗問柳毅夫婦升仙的始末如何，柳萼詳細奏聞。肅宗大異，向群臣道：「世間有這等奇人！非特一門之慶，實屬邦家之光。」因御制律詩一首，以示旌表，云：

川岳鍾靈萃一門，男材女質超乾坤。  
河浮玉簡瑞先兆，龍虎結緣有夙根。  
功業就時承主眷，戈矛向處震雄藩。